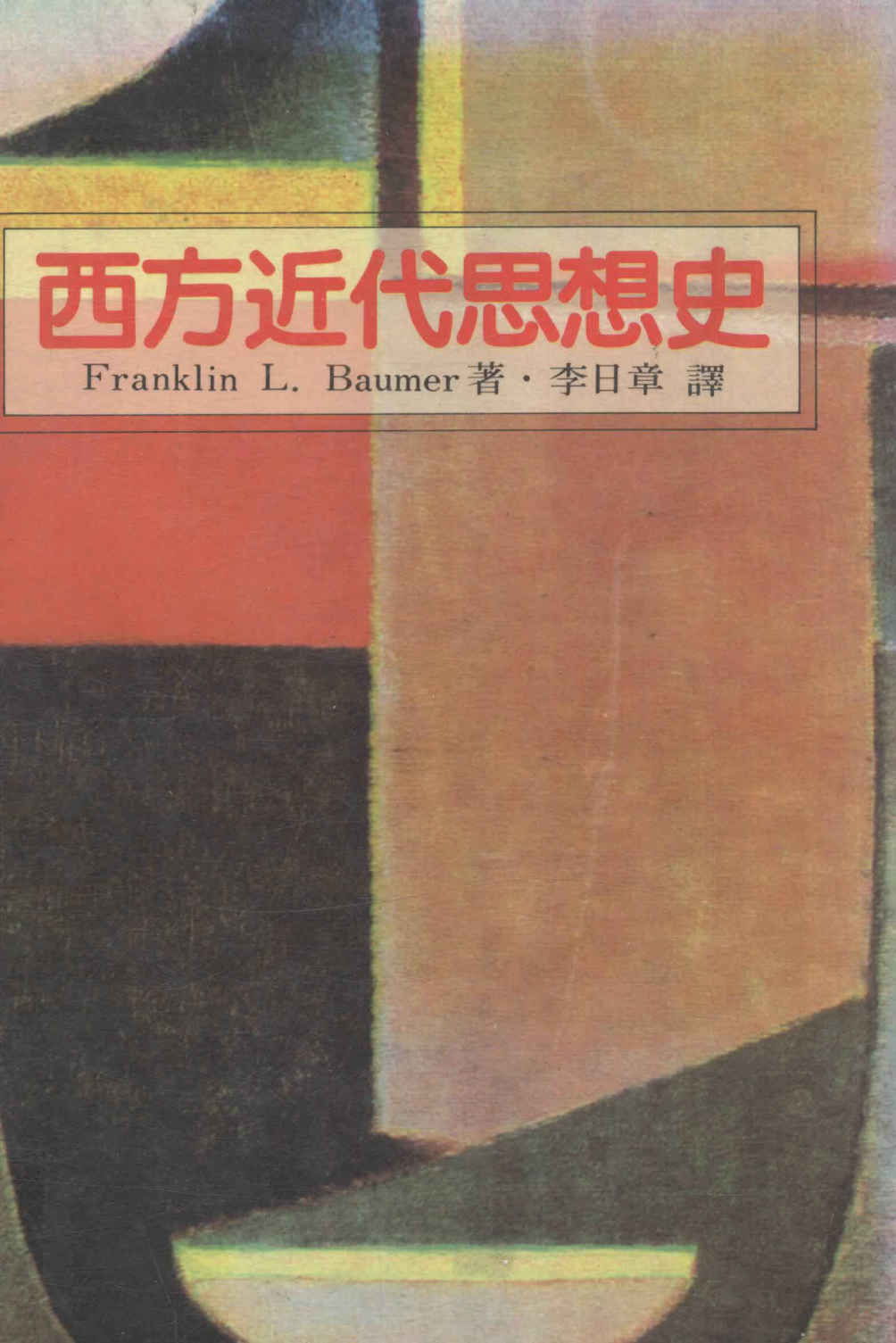




西方近代思想史

Franklin L. Baumer 著 · 李日章 譯

才士代出，競抒高見，或祖述前賢，或自開新境，析索事因，探究真理，酌取價值，為人生賦予內容、智慧、路標。土石聚丘山，細流匯河海，思想史因此多彩多姿，郁郁可觀。

[西方近代思想史]出版以來，享譽士林。全書上起五大問題內涵發生劇變的十七世紀，沿述新舊立場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演進，以迄二十世紀中葉，外加未來展望，博包宗教、科學、美學、藝術、歷史、文學、政治思想及哲學，約貫以「實有」與「流變」兩大原理，標其主幹，梳其旁支，溯其本源，觀其波瀾。

全書分章立節，面面照應，秩序井然，但行文敘事也力圖方便讀者，可以全程順勢，一氣而下，也可以自取所需，自定先後，利用所取章節中隨處註明的上下文相關主題提示，而掌握大體脈絡。此外，作者精選西方近代著名畫品，計四十三幅，以助解說，堪稱圖文並茂。

作者包默為西方思想史名家，數年前由耶魯大學歷史系退休，主要著作有〔都鐸王朝初期的王權理論〕(*The Early Tudor Theory of Kingship*)、〔宗教，與懷疑主義之興起：近代歐洲歷史上的思想運動〕(*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Skepticism: Intellectual Movement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編有〔西方思想主流〕(*Main Currents of Western Thought*)。

Franklin L. Baumer 著 • 李日章譯

西方近代思想史

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s, 1600-1950

西方近代思想史

75.05.0907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三五〇元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著者	Franklin L. Baumer
譯者	李日章
校訂者	彭淮棟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61 號
電話：7 6 8 3 7 0 8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30 號

• 11020 •

前言

這本書是寫給任何對觀念及其歷史有興趣的人看的。儘管包羅甚廣，基本上這本書並非近代思想史的一番通論或綜述，而毋寧是對它的一種詮釋，而其目的，是追蹤近代人對自己與宇宙的想法中一個很吸引人的主題（或許是主要的一個主題）的發展。這個主題，就是流變（becoming）（而非實有 being）意識。我設法透過對以往四、五百年間的歐洲思想家的研究，而把「近代」一詞的意義確定下來——把培根以降，直至尼采、柏格森之後，日益增強的一個感覺詳加描述。這個感覺，就是感到在宇宙間有一道基本的、連續不斷的大化之流存在。這種感覺，正好跟以前把世界看作種種靜態存在或種種絕對事物之聚落的看法完全對立。雖然所談的僅限於歐洲，而且涉及英國、法國與德國的地方特多（因為書中討論的關鍵觀念大多出自這幾個國家），但上述對流變的意識，卻是一般近代人共有的。只要有正當理由，或是有必要，我也一樣會提到荷蘭、義大利、瑞士、西班牙、俄國的思想家。

本書的結構，毋寧是以幾個大的基本問題——我們對上帝、自然、人、社會與歷史的日新月異的看法——為骨幹，而不是以個別思想家或知識領域為骨幹。書中沒有所謂的「牛頓時代」等等，也沒有關於哲學本身或科學本身的討論。

分期，則依世紀來分——這也許是處理眾多材料的最簡單方法。其中，十九世紀占的篇幅較其他世紀稍多，因為它對中心論點極其重要——不過，對上述五大基本問題的考量而言，並不比其他世紀更為重要。書中徵引原文的地方很多，因為我相信讓過去的人為自己說話，且以他自己詞句來說，然後再把他們所說話加以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徵引時，我盡量利用已出版的好譯文，但顯然有時也不得不自己動手翻譯。我也大大利用了視覺材料。四十三幅插圖，使得書中討論的許多觀念躍然紙上。我相信它們也表明藝術家與作家並非生活在兩個分開的世界中（他們和其他人有時可能以為如此），而是常常共享一個共同的觀念世界。

本書的主題以及五大基本問題，導言中有很長的描述，書中依年代而分的各章，也都會分別討論上述各個問題。從頭到尾把書看完，讀者將可以看到全書主題的從容發展。這自是最好的一個讀法。但他也可以以話題為線索來讀，即依時代次序，閱讀各章中論述特定基本問題及其答案的部分。他還可以單獨閱讀論述任何一個世紀的一章，因為本書每一章大體都是獨立自足的。

我假定讀者對近代歐洲的歷史背景已經略有所知。不過，專家以外的普通讀者，可能希望附帶讀一點有點歐洲思想史與原始資料的一般性著作。書末所附的簡短書目，對進一步的閱讀，做了一些建議。其他許多好書，則在行文中隨時提到。這份書目，並沒有列入正文中討論過的那些原始資料。我希望專家們會對書中的某些闡述、對涉及他本行以外的事物的那些論述、對某些章節中的「新」材料，感到興趣。這些專家，或許會說（某些人已經說過）我研究思想史的取徑，毋寧更近於「古典的」（classical）與「觀念化的歷史主義的」（ideational-historicist）路線，而不近於社會

學的或心理學的路線。如果這是指我比較着重於觀念本身，著重於它們如何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發生而變得十分重要，著重它們的歷史發展，那麼，我是可以同意的。我不希望它是別的一個樣子，雖然我並不否認思想史可以用別的方式來寫。

朗西曼 (Steven Runciman) 有一段話——幾年前佩利肯 (Jaroslav Pelikan) 要我加以注意的——似乎特別適用於我這部縱觀數百年、廣涉許多知識學科的書。

單獨的一個作家，說話不能具有一組專家所具的那種高度權威，但他可能成功地賦予他的作品一種彙編的作品所無法具有的完整性，乃至宏偉性。……專攻一門的史家的著作可能具有最高價值；但那並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我相信史家的最高職責，乃在撰寫歷史，這就是說，企圖按照一個連續的次序，記下曾經影響人類命運的那些重大事件與運動。如果有一個作家居然魯莽得抱有這麼一個企圖，則其雄心無可厚非，不論他在學養不足或成果空乏方面，應該受到多大責難。

——朗西曼 [十字軍東征史]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54) 卷一，前言。

感謝麻省理工學院的 Bruce Mazlish，紐約州立大學的 Warren Wagar，以及南加州大學的 John R. Hubbard，他們仔細審閱我的原稿，而且做了許多建議，其中有些我採行了。也感謝我太太與女兒。她們幫我準備付印的原稿，並在文體與內容方面提供種種高明的意見——我的太太尤其如此。Charles Early 把書中的某些章節讀過好幾遍，還做了若干有用的評論。耶魯的同事 Frank Turner 和 John Merriman 不厭其煩，幫我找尋我所需要的某些私藏圖片。

我衷心感激他們。我更特別受惠於 Macmillan 出版社的 A. H. McLeod，很少作家有幸能够跟這麼有益而細心的執行編輯共事。當然，如果無法使用耶魯大學 Sterling 與 Beinecke 兩個圖書館，如果無法參觀許多歐洲與美國的藝術博物館，我也寫不出這部書。

我謹將此書獻給我歷屆的學生，包括研究所與大學部的同學。他們曾經耐心聽我闡述書中討論的某些觀念，他們有時也提出異議，挑激我，甚至糾正我。我認為能够教他們，並有機會幫助他們之中的某些人開始他們的學術生涯，是生平一大殊榮。好幾部我以前的學生的著作，我都已列在腳註與書目中。幾位最近的學生，尤其 Clark Dougan 與 Dwight Barnaby，則對本書論述十九世紀的部分，提過不少建議。特此致謝。

富蘭克林·包默 (Franklin L. Baumer)

于耶魯大學皮爾生學院

目次

前言.....	i
---------	---

第一部 序論

第一章 觀念史.....	3
第二章 永恒問題.....	15
第三章 從實有到流變.....	27

第二部 十七世紀

第一章 實有凌駕流變.....	33
第二章 面目一新的自然.....	53
第三章 信仰與理性.....	73
第四章 人的偉大與不幸.....	95
第五章 肉身上帝.....	117
第六章 古人與今人.....	139

第三部 十八世紀

第一章 實有與流變.....	167
第二章 人類的正當研究對象.....	189
第三章 有神論與無神論.....	215
第四章 自然之體系.....	237

第五章 自由與平等	257
第六章 歷史哲學	281

第四部 十九世紀

第一章 流變凌駕實有	307
第二章 浪漫的世界	319
第三章 新啟蒙運動	355
第四章 演化的世界	399
第五章 世紀末	437

第五部 二十世紀

第一章 流變的勝利	477
第二章 問題重重的人	493
第三章 上帝的銷蝕	519
第四章 神秘的宇宙	543
第五章 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	567
第六章 西方的沒落	593

第六部 尾聲

參考書目	625
人名索引	631
主題索引	651

第一部 序論

第一章 觀念史

阿克頓爵士 (Lord Acton) 在一八八〇年寫信給葛萊史東 (Mary Gladstone) 時說道：

我們試圖了解歷史，其重大目的就是要看透人類，抓住人背後的種種觀念。觀念有它自己的流佈與發展，有它自己的源流與繁衍，在其演化傳承的歷程中，人類與其說是它的生身父母，毋寧說是它的教父與教母^①。

當時阿克頓正在讀西萊爵士 (Sir John Seeley) 有關大英帝國歷史的演講錄。而正如他所說的，當時固然「頗有長進」，卻「有更多的憤慨。」使阿克頓感到憤慨而促使他說出上述話語的，乃是西萊之偏好歷史之特異的一面與純政治的一面。西萊眼中有惠格黨 (Whigs)，卻無惠格思想 (Whigism)。西萊未能看出「宰制世界的非屬於人格化的力量」之重要性，所謂非屬於人格化的力量，就是「不借助於一時一地的或偶然的動機，而促使事物產生某些結果」的學說或觀念。阿克頓在成為劍橋大學近代史欽定講座教授之後，曾經詳盡闡述了上述主題，很諷刺的是，阿克頓正是繼西萊而被任命這個職務。在他一八九五年的就職演講中，阿克頓說

① *Letters of Lord Acton to Mary, daughter of the Right Hon. W. E. Gladstone*, Herbert Paul (ed.), George Allen, London, 1904, p. 6.

道：「我們的職責就是去掌握觀念之動向，這些觀念並非公開事件之結果，而是其原因。」如果阿克頓能夠照他的心意行事，〔劍橋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這部叢書（他是該刊的第一任編輯）將會竭力闡述這個論點。

觀念史並不是阿克頓自己發明的。觀念史的近代起源可以上溯至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上溯至諸如伏爾泰等「哲學的」歷史家——他們認為進步跟理性之成長，或人類心靈之戰勝迷信，有密切關係。但是在十九世紀絕大部分時間中，人們對觀念史的興趣，始終落後於對其他歷史的興趣，特別是對政治史的興趣^②。政治史在十九世紀當令，正反映了政治和國家在當時（緊接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時代）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也反映了當時風行於黑格爾的家邦，視國家為偉大道德與文化力量的那種信念。當時普遍把歷史說成過去的政治，或國家的生命史。西萊就把政治史稱為「政治家的必修課程」。

對觀念史的興趣，在接近十九世紀末尾的時候明顯增高，其原因有數端。首先，它得益於文化史家與政治史家的爭執。當時文化史家正在鼓吹一種範圍較廣的史學，這種史學較不局限於政治，卻包含「文明」的一切方面，即思想的與物質的、政治的各方面。其中像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等人，還對國家權力不表信任。舉例來說，在他發表於普法戰爭之前與期間的世界史演講中，這位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大師，竟把「文化」描寫為永遠在跟國家

② 阿克頓與狄爾泰以前，十九世紀並非無人寫過觀念史。這點，只要想想 Sir Leslie Stephen 對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及對功利主義者的研究（這些研究，很重要，而且至今還很有用）、Lord Morley 對法國「哲學家」的研究、W.E.H. Lecky 對理性主義精神之成長過程的研究，就可明瞭。Stephen 與 Morley，猶如 J.S. Mill，都看出人所持的觀念與他們的政治之間頗有關連。

和教會衝突的一個獨立實體，把「文化」界定為「心靈自發的一切發展之總和」。他認為國家與教會這兩個「權力」(powers)常常占先一步，阻礙了道德目標，並試圖壓制觀念之自由發展。應該注意的是，阿克頓也正和布克哈特一樣，認為局限於政治史的史學範圍太狹，認為政治權力確有招致腐化的本性。

觀念史也得益於當時「對實證主義的反抗」。在法國，「唯心主義者」哲學家傅亦雷 (Alfred Fouillée) 不顧盛行的科學決定論，斷然肯定了出於心靈自由構想的觀念對人類行為之決定性影響。在德國，另一位哲學家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一八八二年被提名擔任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職位) 則極力奮鬥以建立「文化」科學或「人文」科學之自主性。在狄爾泰看來，「人文」科學比自然科學更有助於了解歷史—社會的本體與人類的本性。這個被稱為「近代觀念史之父」的人，終於使得史學在所謂人文科學 (Geisteswissenschaften) 中一枝獨秀，並使得人類心靈及其理念成為歷史之支點。他在建立觀念史研究方法上比歷來的任何人都有更大的貢獻。他又拓展了觀念史的範圍，使它不但包括了黑格爾傳統所大力強調的合理思想，也包括人類想像與意志之產物，如體現於文學、藝術與宗教中者，以及哲學和科學。阿克頓與狄爾泰都希望一種以觀念為中心對象的新史學。但阿克頓的貢獻主要在於鼓吹這種史學的優點（因為比較而言，他的思想史著作並不多），而狄爾泰則在其一系列研究歷史上的「世界觀」(world views) 的卓越著作中，真正實現了觀念史的優點。

在二十世紀，觀念史終告確立，甚至流行了起來。狄爾泰的影響力自是對這時尚發生了若干促成作用，特別是在一九二〇年代他的全集出版之後。此外，一九三〇年代與一九

四〇年代的緊張政治氣候，無疑的也發生了同樣的作用。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中，觀念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其激烈的程度，絕不遜於過去任一時代；說觀念推動人和軍隊，也不為過。在這麼一種情況之下，哪一部歷史鉅構在撰述的時候可以不涉及觀念與意識型態呢？不過，促使觀念史進一步向前推展的最大因素，還是在於西方文化中知識不斷支離化的傾向，這個傾向現在已經達到令人警惕的程度。從一開始，觀念史就代表了想把這個傾向加以制止的一種企圖，亦即想知道是否還有可能把文化當作一個整體看待、把它的各個部分重新關聯起來。現在這種企圖變得益發有自覺了。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觀念史要著說道：「觀念史不適於心靈已分成一個一個小部門的人來研究。」觀念史「是在一道一道的牆垣上開出門戶」，以溝通內外。這些牆垣是由於知識之專門化而在各部門的知識之間樹立起來的，而「這些知識部門的工作原是應該不斷互相關聯的^③。」主要就是爲了這些原因，觀念史已經具有足夠力量去吸引二十世紀歷史學家、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之中的若干第一流心靈。其中歷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也是一個有創意的哲學家）與邁乃克（Friedrich Meinecke）發了狄爾泰眼中的世界——邁乃克把狄爾泰開出來的世界擴展到政治思想的領域^④。霍甫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哲學教授拉伏喬伊（Arthur Lovejoy）在美國倡導觀念史的研究，並界定這門學問是什麼；他的貢獻比任何人都大。知識社會學家，如曼

③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36, pp. 16, 22.

④ 這可明顯見諸 *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1924)。卡西勒當然也曾論述政治觀念，名著 *The Myth of the State* (1946) 即為一例。美國的歷史家中，James Harvey Robinson 與 Carl Becker 最先注意人的觀念與觀念在歷史中的角色。

漢 (Karl Mannheim)，則使觀念史脫離抽象的領域，與社會史發生關聯，因而進一步擴大了它的範圍。曼漢說：知識社會學「試圖在一個歷史—社會境況構成的具體背景中去理解人類思想，獨立有別的個別思想都是從這種歷史—社會境況中緩漸形成的^⑤。」目前在許多大學中，都已有了觀念史的課目、教本與學位課程，尤以美國大學為然。觀念史甚至還有了專門期刊，一九四〇年創刊於紐約，並有一部專門辭典。有人說過觀念史在英國和歐陸並不如在美國那麼普遍，但這也只是說「正派」(straight)歷史學家（他們著重政治與社會史）不特別容易接受它而言是真的。事實上，二十世紀許多一流的思想史都是出於歐洲人的手筆。我們只消想一想葛羅瑟森 (Bernhard Groethuysen)、恰博德 (Federico Chabod)、摩內 (Daniel Mornet)、哈札 (Paul Hazard)、巴特菲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威里 (Basil Willey) 等人的傑作，就夠了。

因此，如果我們說觀念史（某些人偏愛稱之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業已為它自己在「文化學科」(cultural sciences) 之間贏得了一席之地，似乎是很公允的。不過儘管如此，它還是欠缺一個清楚的定義。儘管狄爾泰等人已經盡了很大的力量，觀念史之題材、方法論，特別是有關其歷史過程的種種假設，至今仍然有欠明晰。究竟所謂的「觀念」(ideas) 是指什麼而言呢？這些觀念是否只屬於知識分子呢？提倡這種史學的人是否試圖告訴人們觀念（不管如何界定它）在歷史中扮演著主角，至少是主角之一，呢？否則這科目有什麼值得探討的呢？作者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以下的章節中自有足夠清楚的交代，不過為了它本身的

⑤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Harcourt Brace, New York, 1936, p. 3.